

15年前“假牙男子遇害案”告破

死者留下的小纸片,将线索指向亲哥哥

本报记者 许金妮 通讯员 刘文逸

k1379(无锡至南宁),k149(上海至湛江),k181(上海至昆明)。

这3趟火车班次,在杭州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杨继军心里藏了15年。它们被写在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上,而纸条,藏在15年前下城区一铁路桥下浮起的尸体身上。

死者年龄在35岁左右,男,身高1.70米,身材中等,短发,穿米黄色二粒扣小方格西装,内穿紫红色鸡心领长袖羊毛衫,下身穿黑色涤西长裤。还有一个细节,两颗上门牙的位置镶了假牙。

经法医检验,死者系他杀,头部有钝器击打伤,有生前溺水反应。

死者究竟是谁?为何会出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?谁杀了他?

15年后,凭借不断进步的刑事技术,这起悬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。而真凶的身份,令杨继军忍不住唏嘘。

桥下浮尸 男尸身份成谜

时间倒回到15年前。

2005年2月19日,正月十一。当晚10点,铁路工李先生在夜巡时,发现铁道桥河道里漂浮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他打手电筒上前一看,吓得连退几步:浮在水面上的是个人,脸朝下……

警方很快成立了专案组。当晚,专案组找来水泵,在三九寒天里淌到臭水沟,用了1天时间抽干了河道里的水,找到了一把铁榔头。经法医鉴定,这把榔头就是击打死者的凶器。

当年,由于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,刑警破案只能靠人力排查。下城警方几乎出动了整个刑侦大队。

为确定死者身份,警方对附近石桥、东新、江干地区笕桥、闸弄口等将近20个村几千户农居房,进行了挨家挨户走访,但一无所获。

随后,专案组请来牙科医生,检测死者假牙,同时根据检测结果走访了上百家私人牙科诊所;跑遍了杭州各大五金、工业市场;甚至赶去山东铁锤生产基地,对作案工具的生产源进行排查,但依旧没有查到蛛丝马迹。



所有线索石沉大海,警方只得把目光聚焦到死者口袋里的小纸条中。这张纸条边角被撕下,上面写着3条火车线路。

这3趟列班车的发车时间都在同一天。其中,永州、全州、柳州、桂林、黎塘这5个地方,是3趟火车都能到达的地方。办案民警灵光一闪,“死者穿的棉毛裤产地,就在广西柳州的一个乡镇厂上,结合车票信息,他很可能是广西那边的人。”

有了这一进展后,警方立马通过浙江杭州、广西南宁等媒体征集线索,没想到,各种线索如纸片般飞来,时任下城刑侦大队大队长孙惠康,凌晨还接到过来自南宁的线索电话。然而鉴定结果却让大家提起的希望一次次落空。

被害者和嫌疑人的身份始终无法明确,案件成了悬案、积案。

三赴广西 真相逐渐清晰

15年来,当年负责该起命案的领导、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,但是命案必破的信念始终牢筑在每一任侦查员心中。

去年年底,刑警在新的技术条件下,再次对比死者DNA,案情有了重大突破,发现死者很可能来自广西来宾籍的一个韦姓家族。

“明确尸源,命案就破了一半!”这个消息令当时办理该案的杨继军和同事们都很振奋。

事不宜迟,侦查员们做了简单的行前准备,收拾行囊赶赴来宾,通过连日走村串巷,最终确定死者身份:入赘韦家的覃某的七弟覃某属。

“当年好像是老六带走老七,老七就失踪了。”通过外围走访,侦查员们听到有人嘀咕了这么一句。

侦查员们不动声色,没有再细问,立马赶到当地派

出所,发现覃老七的户籍已在2010年被注销,而注销的原因,竟然是发多种疾病死亡。

经调查,民警发现,覃老七有精神病史,在广西的精神病院有住院记录。而覃老六有盗窃前科,多次被判刑。

那么在杭州遇害的假牙男子,到底是不是覃老七?凶手又是不是覃老六呢?

今年10月20日,杨继军带队二赴广西,与死者家人一一接触,采集证人证言。出乎意料的是,家族成员对此事始终三缄其口,统一说当时分家了,对老六、老七都已不了解。而有作案嫌疑的覃老六也非常淡定,咬定自己对弟弟的死毫不知情。

“没法问出有价值的信息,但他们的态度说明这事肯定不简单。”侦查小组决定欲擒故纵,先收兵,放松这一家人的警惕。

果然,民警一走,覃老六就购买了车票准备出逃。10月28日,专案组三赴广西,对老六覃某煤实施闪电式抓捕。

当天,覃某煤在村口小道上一眼认出之前接触过的侦查员,仓皇逃窜,但为时已晚。

谜底揭晓 凶手是亲哥哥

覃老六落网后,办案民警乘胜追击,最终攻破他的心理防线。

覃老六交代,弟弟覃某属患有精神病,花了大量钱,且经常在老家裸奔闹事,使家里人在村里抬不起头。在覃老六眼里,弟弟成了全家人的累赘、负担。

2005年春节前夕,覃老七到柳州找覃老六,想跟一起打工。积怨已久的覃老六想借机把他带到上海火车站,趁其不备将他丢掉。可没想到,覃老七向车站民警寻求帮助,自己找了回来。于是,覃老六再把他带到杭州,在火车东站附近将他丢弃,可是,又一次被民警送了回来。

眼见弟弟怎么也甩不掉,覃老七便萌生了将他杀害的想法。于是,他到附近商店买了把榔头和两床棉被,还拿走了老七身上的通讯录。当晚,他拿着两床棉被和榔头,谎称要带老七去工地里找工作,两人于是沿着铁路线一路走过去,一直走到石桥偏僻路段,找了个涵洞睡了下来。等老七睡熟后,他便向老七挥起了榔头……事后,他用被子将老七裹住,连人带被子推到了河道。

至此,这起悬了15年的积案终于告破,覃老六目前已被刑拘,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。

女子被夫家虐待致死 丈夫和公婆获刑

死者家属称“量刑畸轻” 案件被发回重审

《成都商报》李文滔

2019年1月31日,山东德州24岁女子方洋洋在夫家死亡。方洋洋亲戚赶到后,觉得方洋洋死因蹊跷,遂报警。当晚,方洋洋的丈夫、公婆被警方带走,3人此后因涉嫌虐待罪,被当地检方提起公诉。

该案法院一审判决后,死者家属认为“量刑明显畸轻”,目前该案已被德州中院裁定发回重审。

死因蹊跷

方洋洋出生于1997年1月12日,系山东德州市平原县前曹镇方庄村人。

方洋洋表哥谢树雷告诉记者,2016年农历11月,经媒人介绍,方洋洋嫁给了禹城市张庄镇男子张某(1990年生)。

谢树雷称,方洋洋的父亲已经去世,母亲患有精神病,方洋洋是家里唯一的孩子。2019年1月31日,谢树雷和亲戚得知方洋洋在夫家死亡。赶到张某家后未能看到方洋洋,觉得死因蹊跷遂报警。当晚23时许,警方赶到现场后,将张某及其父母带走并刑拘。2019年9月,3人因涉嫌虐待罪被当地检方提起公诉。

常受虐打

一审判决书显示,3名被告人供述称,因为方洋洋曾流产,一直未能怀孕,且“有精神方面的疾病”,全家人都很气愤。

方洋洋的婆婆刘某英供述,为了给儿子娶媳妇,夫妻俩花光了所有积蓄,结婚后全家人都很渴望拥有一个孩子,因此,流产不能怀孕这件事让全家人都很气愤,当时只是口头数落方洋洋。

直到2018年7月,张某去看望方洋洋生病的父亲时被打,他气愤不过就开始让方洋洋在家里少吃饭,“多数时候一天就吃两顿饭”。

刘某英称,方洋洋“犯病不听话”的时候,自己就会用手打她的脸,甚至用棍子打她的头、肩膀和腿部。(事发)前两个月,她打方洋洋的次数比较多。冬天天气变冷了,她隔三岔五还让方洋洋在院子里罚站,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。

刘某英的丈夫张某林打方洋洋的次数最多。喝完酒后,张某林经常打方洋洋。出事那天,张某林也喝了不少酒,打了方洋洋,还拿剪子剪掉了方洋洋很多头发。刘某英称,听见张某林拿方洋洋的头撞墙的声音。

方洋洋丈夫张某供述称,2018年10月,他不出去打工后,就经常打方洋洋,有时一个星期打她一次,有时打两次,打的方式也变成了“拿棍子抽,推出去罚站、冻她”。

家属上诉

记者注意到,针对被指控犯虐待罪,张某林等3人的辩护人提出多条辩护意见,包括3人“有自首情节”“方洋洋家隐瞒病情、索要巨额彩礼,也存在一定过错”。

法院经审查认为,3人不构成自首,且虽方洋洋一方存在精神障碍、很难受孕及方家人存在一定过错等情况,但这些均不能成为刘某英一家殴打虐待方洋洋之理由、托词,虐待殴打行为于法于情不能宽恕。

鉴于各被告人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,且具有悔罪表现;各被告人亲属自愿预交赔偿金5万元,法院决定从轻处罚。

2020年1月22日,禹城市法院作出判决,张某林犯虐待罪,获刑3年;刘某英犯虐待罪,获刑2年2个月;张某犯虐待罪,判2年缓3年。民事赔偿部分,3人共赔偿杨某(方洋洋母亲)42562元。

对于一审判决,方洋洋家属认为量刑明显畸轻,且赔偿太低,提起上诉。

近日,德州市中院认为,本案未涉及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,3名原审被告人均系成年人,依法应当公开开庭审理,原审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,且未依法保障上诉人的法定诉讼权利,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,发回禹城市法院重新审判。